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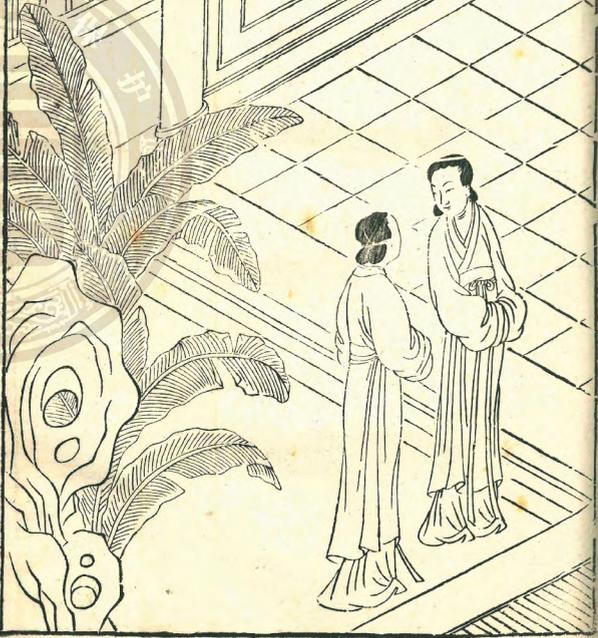
列女傳卷二

仇英實甫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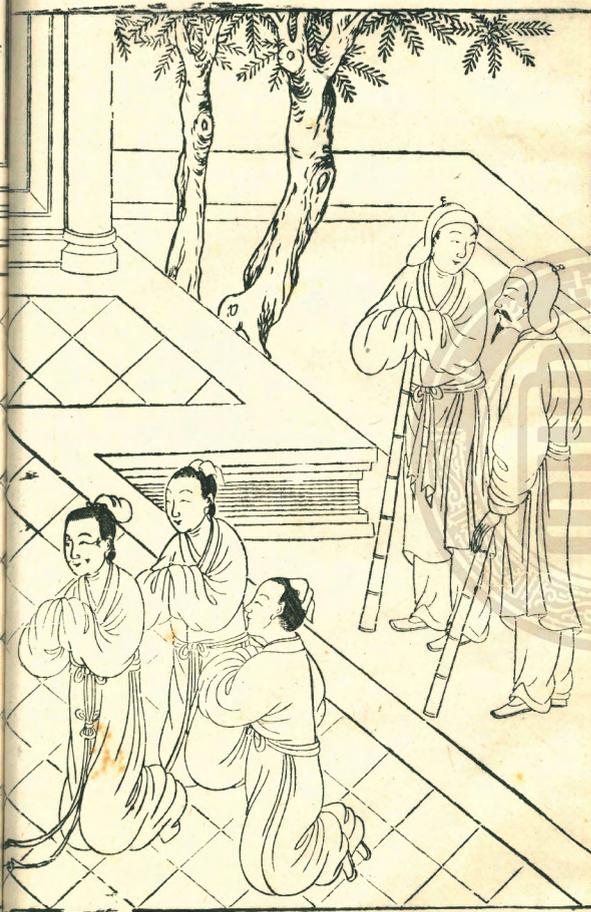
齊管妾媵

妾媵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爲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媵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媵曰妾聞之也母老老母賤賤母少少母弱弱管仲曰何謂也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爲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由是觀之老可老耶夫伊尹有嬖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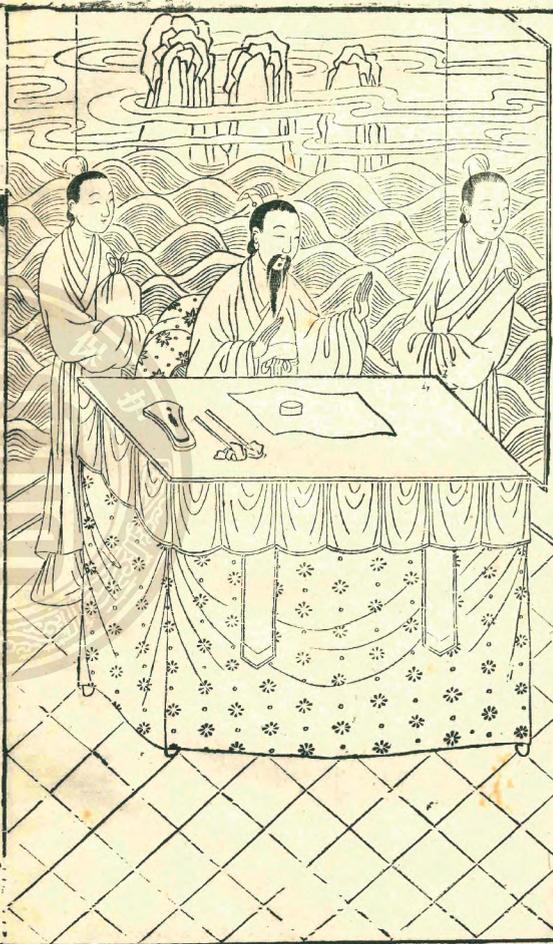


太平由是觀之賤可賤耶畢子生五歲而贊禹由是觀之少可少耶馱馱生七日而超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耶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日公使我迎甯戚甯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知識耶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桓公乃脩宮府齋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爲佐齊國以治君子謂妾媵爲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汪 曰管子天下才也聞白水之詩不知所謂而妾媵知之則信匹婦之愚可以與知而聖人有所不能知也齊桓尊仲父故卒爲盟主仲父不賤妾媵故果於進賢彼妾婦也辯通爾爾固有出於順從之外哉



列女傳卷二



齊義繼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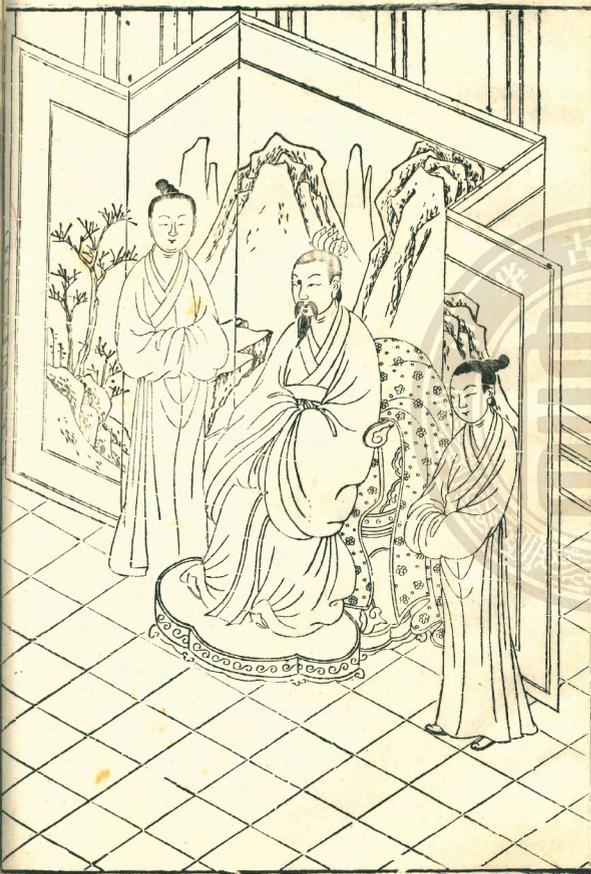
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鬪死於道者吏訊之被一創二子兄弟立其旁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召其母問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更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其母對曰少者妾之子

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之於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以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諾耶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乎獨謂行何泣下沾襟相入言於王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號曰義母君子謂義母信而好義潔而有讓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此之謂也

汪

曰義母之事往矣距今二千餘年讀其辭猶

令人歔歔酸鼻况在當時身親見之者乎兄友弟恭
毋慈子孝和氣萃於一門丕休哉萬代之標表也彼
齊宜稱好士崇其母之號獨不能顯其子以風乎



列女傳卷二

齊傷槐女

列女傳卷二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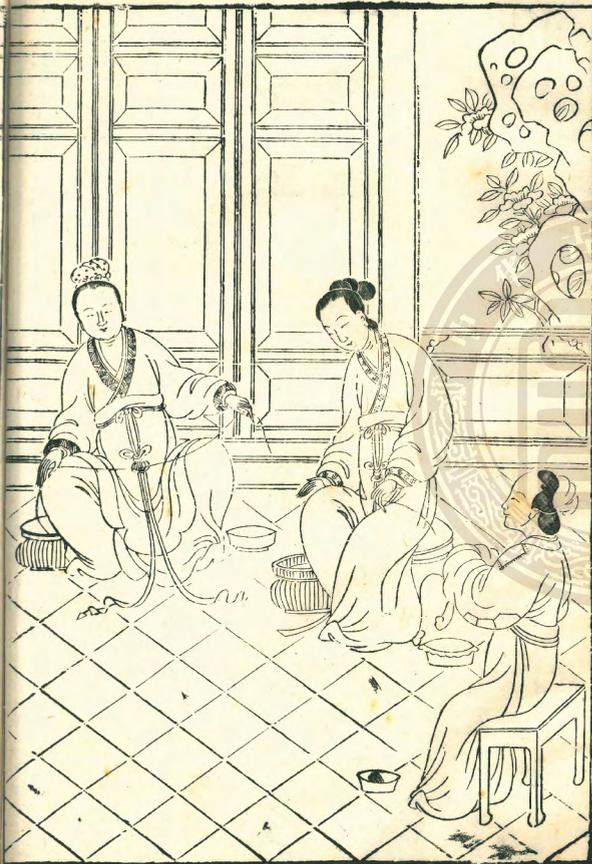


齊傷槐女者傷槐行之女也名婧景公有所愛槐使人
守之植木懸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行醉
而傷槐景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
婧惧乃造於相晏子之門曰賤妾不勝其欲願得備數
於下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爲老而見奔殆
有說內之至哉旣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恠哉有深憂進
而問焉對曰妾父衍幸得克城郭爲公民見陰陽不調
風雨不時五穀不滋之故禱祠於名山神水不勝麴蘖
之味先犯君令醉至於此罪固當死妾聞明君之蒞國

也不損祿而加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爲六畜傷民人不爲野草傷禾苗昔者宋景公之時大旱三年不雨召太卜而卜之曰當以人祀之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吾所以請雨者乃爲吾民也今必當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君樹槐令犯者死欲以槐之故殺嫡之父孤妾之身妾恐傷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晏子惕然而悟明日朝謂景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謂之暴崇玩好威嚴令謂之逆刑殺不正謂之賊夫三者守國之大殃也今君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也崇玩好威嚴令是逆民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正賊民之深者也公曰寡人敬受命晏子出景公卽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懸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子曰傷槐女能以辭免詩云是寃是圖亶其然乎此之謂也

汪 曰昔齊景公有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爲君數之使知其罪曰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罪一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罪二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

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罪三今以屬獄公曰夫子
釋之勿傷吾仁也茲傳所稱事相類而意相符豈晏
感婧之言於今而後卽襲其旨以諷君子抑婧聞晏
之言於先而茲復暢其說以迎合乎其孰先孰後今
不可知要皆大室之箴銘也然謂景公之不能從諫
不可而謂景公之不貳過亦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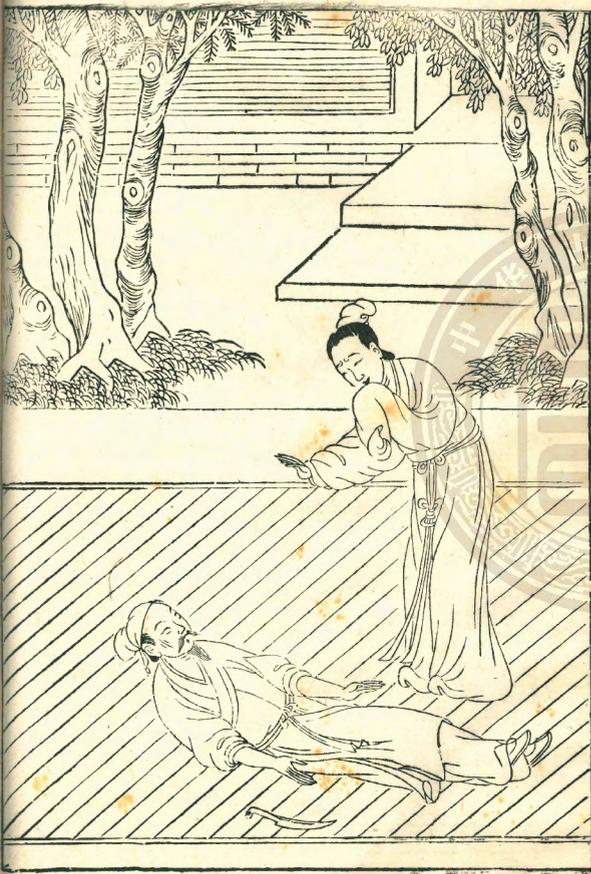
齊女徐吾

列女傳卷二

十一



齊女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會
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謂其屬曰徐
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曰是何言與妾以貧燭
不屬之故起常先息常後灑掃陳席以待來者自與蔽
薄坐常處下凡爲貧燭不屬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
燭不爲暗損一人燭不爲明何愛東壁之餘光不使貧
妾得蒙見哀之恩長爲妾役之事使諸君常有惠施於
妾不亦可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君子曰
婦人以辭不見棄於鄰則辭安可以已乎哉



列女傳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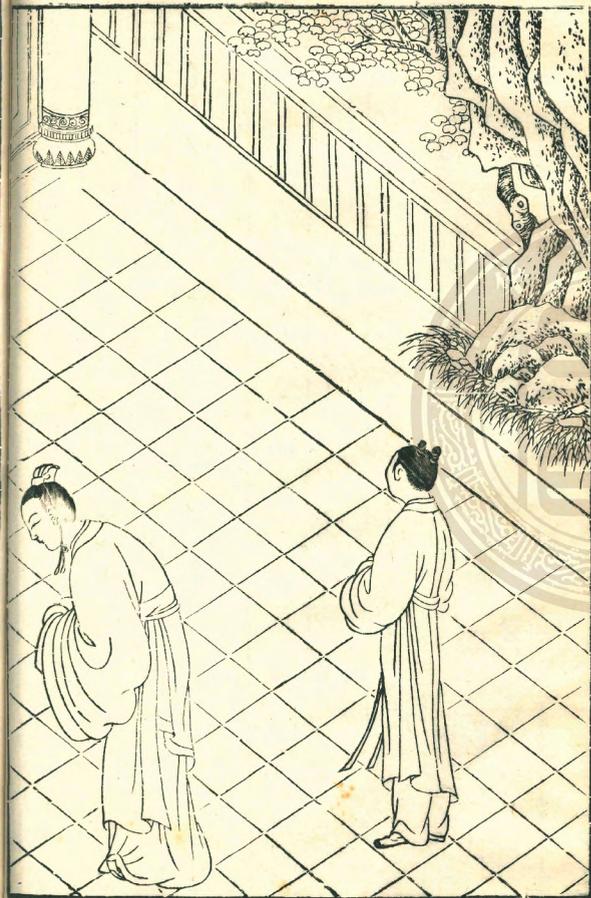


齊聶政姊

齊勇士聶政之姊也。聶政母既終，獨有姊在。及爲濮陽嚴仲子刺韓相俠累所殺者數十人，恐禍及姊，因自披其面，抉其目，自屠剔而死。韓暴其尸於市，購問以千金，莫知爲誰。姊曰：「弟至賢，愛妾之軀，滅吾之弟名，非弟意也。」乃之韓哭聶政尸，謂吏曰：「殺韓相者妾之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尸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勇，乃其姊者烈女也。」君子謂聶政姊仁而有勇，不怯死，以滅名，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唯兄弟甚相懷，此之謂也。

列女傳卷二

十四



魯季敬姜

列女傳卷二

十五



魯季敬姜者莒女也號戴已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敬姜守養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却行奉劔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爲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紱絕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伯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贄而見於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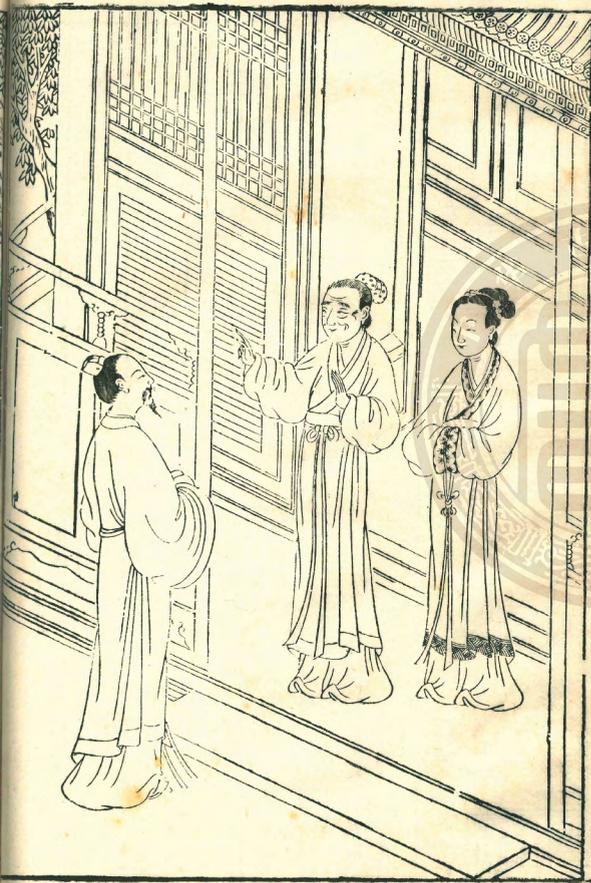
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遊者皆過已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遊者皆爲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遊處者皆黃耄倪齒也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君子謂敬姜備於教化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吾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矣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不可彊故幅可以爲將畫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故畫可以爲正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故物可以爲都大夫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絕者捆也捆可以爲

大行人也推而徃引而來者綜也綜可以爲開內之師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以爲內史服重任行遠道正直而固者軸也軸可以爲相舒而無窮者摘也摘可以爲三公文伯再拜受教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其以歎爲不能事主乎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吾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組織地

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使師尹維旅牧宣敬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卽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令晝考其國夕省其典刑夜警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卽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肄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自庶人已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絃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効績否則有辟古之制也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也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記之季氏之婦不淫矣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堵父爲客羞鼈焉小堵父怒相延食鼈堵父辭曰將使鼈長而食之遂出敬姜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人何有而使夫人怒遂逐文伯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君子

謂敬姜爲慎微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樂言尊賓也文伯卒敬姜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祀先祀者請母瘠色母揮涕母陷膺母憂容有降服母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矣欲明其子之令德詩曰君子有穀貽厥孫子此之謂也敬姜之處喪也朝哭穆伯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敬姜嘗如季氏康子在朝與之言不應從之及寢門不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母乃罪耶敬姜對曰子不聞耶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內朝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職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康子嘗至敬姜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闕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讌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謂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詩曰女也不爽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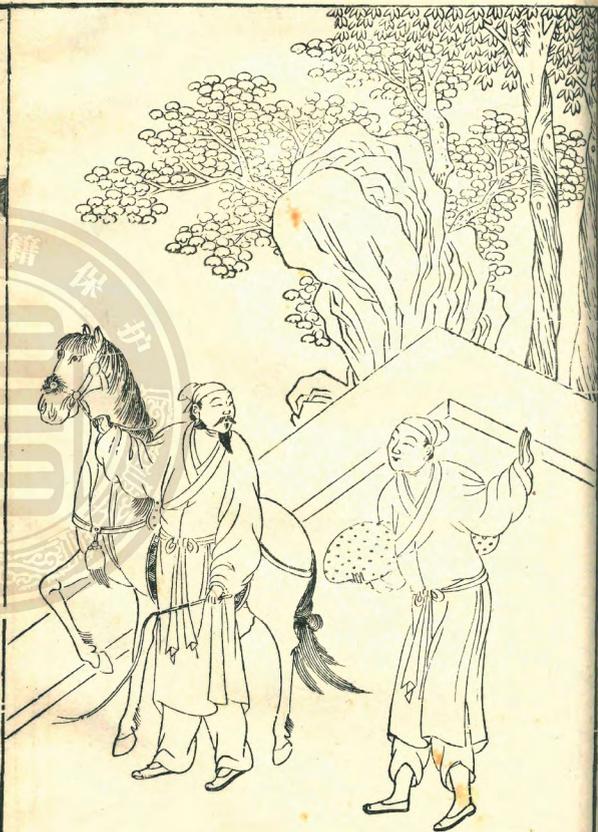


列女傳卷二

魯臧孫母

列女傳卷二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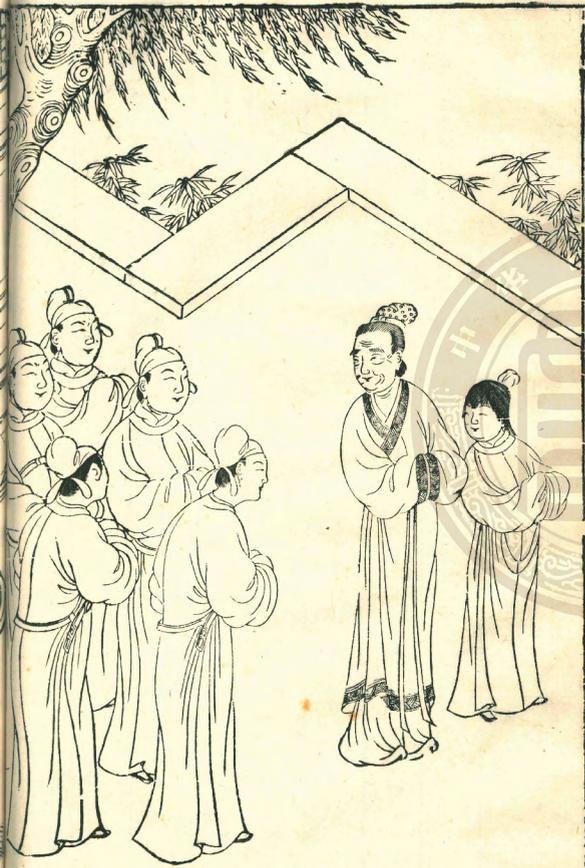
臧孫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爲魯使至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威魯國不容子矣而使子之齊凡奸將作必於變動害子者其於斯發事乎汝其戒之魯與齊通壁壁鄰之國也魯之寵臣多怨汝者又皆通於齊高子國子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後出以求助焉於是文仲託於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齊果拘之而興兵欲襲魯文仲微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辭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

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及大夫相與議之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孫母者世家子也君何不試召而問焉於是召而語之曰吾使臧子之齊今持書來云爾何也臧孫母泣下襟曰吾子拘有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斂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鬪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是善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係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飢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於是以臧孫母之言軍於境上齊方發兵將以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君子謂臧孫母識微見遠詩云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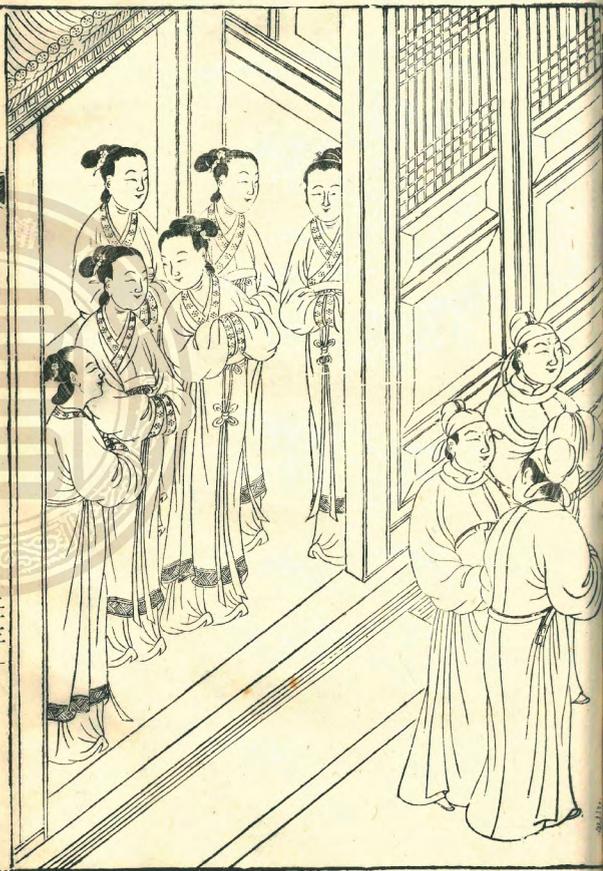
列女傳卷二

二十一

汪 曰臧文仲於魯爲勳庸而稽其行事君子多置弗滿縱逆祀非禮作虛器祀爰居非智下展禽則蔽賢蓋有爽德蓋不止刻而無恩如其母之所責云者母氏聖善見遠識微智先二女不愧世家子矣一解謬辭止兵未發與義姑姊同功倚歟休哉



列女傳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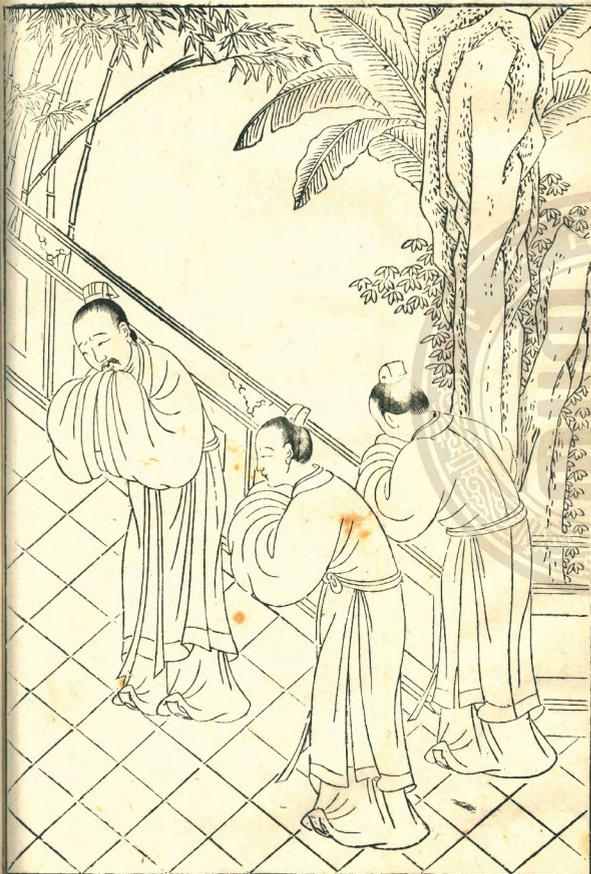
魯之母師

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臘日休作者歲祀禮事畢悉
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
家多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諸子皆頓首
許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少
繫父母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雖
踰正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其慎房
戶之守吾夕而返於是使少子僕歸辦家事天陰還失
早至閭外而止夕而入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恠之使人
間視其居處禮節甚脩家事甚理使者還以狀對於是

大夫召母而問之曰一日從北方來至閭而止良久夕乃入吾不知其故甚恠之是以問也母對曰妾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居臘月禮畢事間從諸子謁歸視私家與諸婦孺子期夕而返妾恐其酹醢醉飽人情所有也妾返大早故止閭外期盡而入大夫美之言於穆公賜母尊號曰母師使明訓夫人夫人諸姬皆師之君子謂母師能以身教夫禮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爲天旣嫁則以夫爲天其喪父母則降服一等無二天之義也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汪 曰易云在中饋無攸遂言婦人有二從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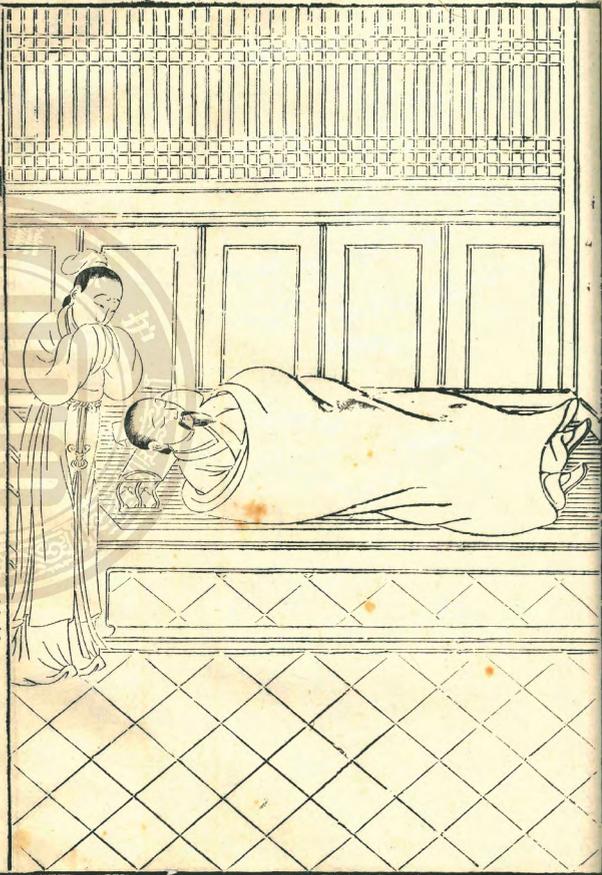
無所敢自遂也魯之母師深辨乎此而飭躬砥節以自繫束於子循典禮近人情其見嘉美於魯之大夫也宜哉蓋至於君尊之夫人諸姬皆師之迨今而母師之名耿耿如昨風之所垂遠矣彼七子之母其視母師不啻培塿之與方壺也以稱聖善不亦愒乎



列女傳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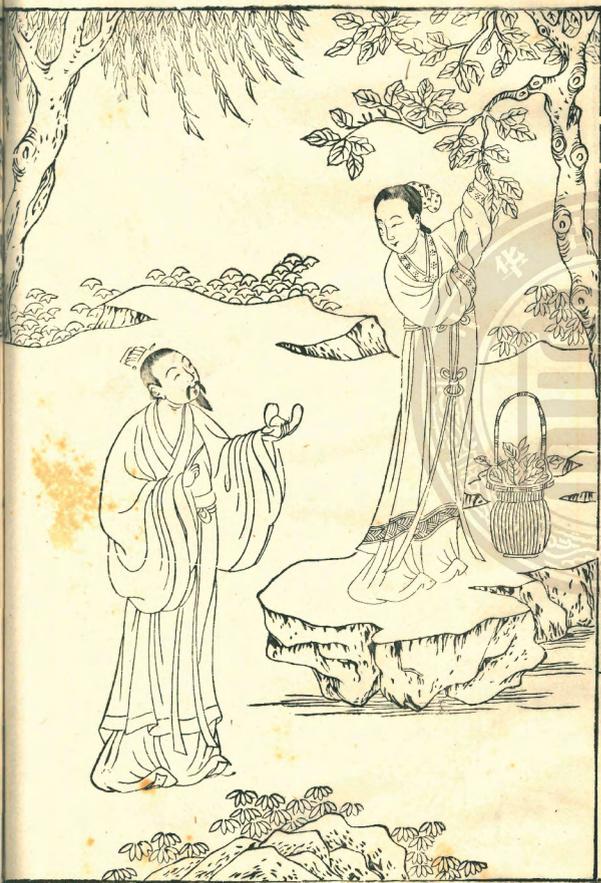
魯黔婁妻

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墊席豪縕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克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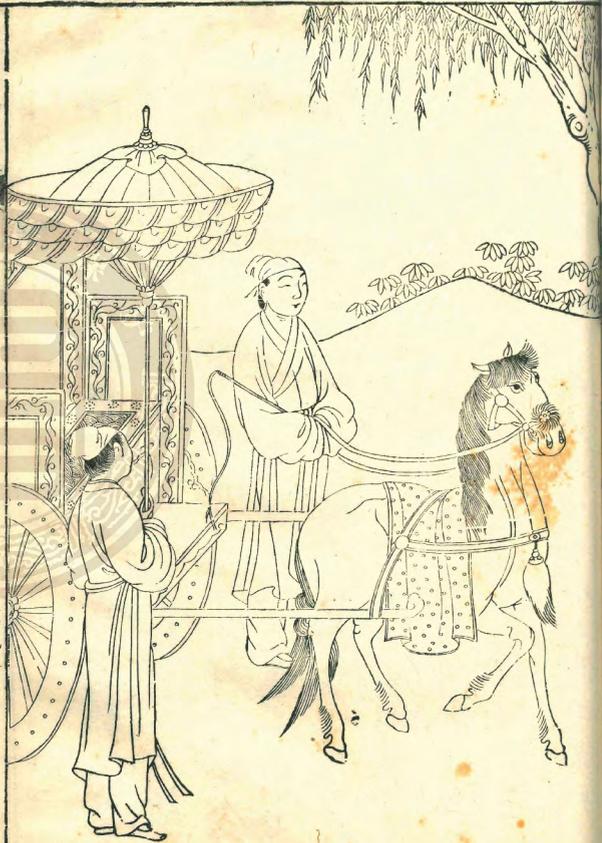


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爲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君子謂黔婁妻爲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淑姬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汪 曰曾子易簣數語豈有感於斯耶其不慊於晉楚數言亦豈有得於斯耶何其言之符也吾謂黔婁之妻不當於女子中求之卽古見道君子未易遠過斯傳也能知其夫而議謚之當此其淺者也繹其辭有發先聖賢所未發者千載而後若陶處士猶景慕而亟稱焉至自立傳表其爲若人之儔何一婦媪光其夫而垂休之遠也



列女傳卷二



魯秋潔婦

列女傳卷二

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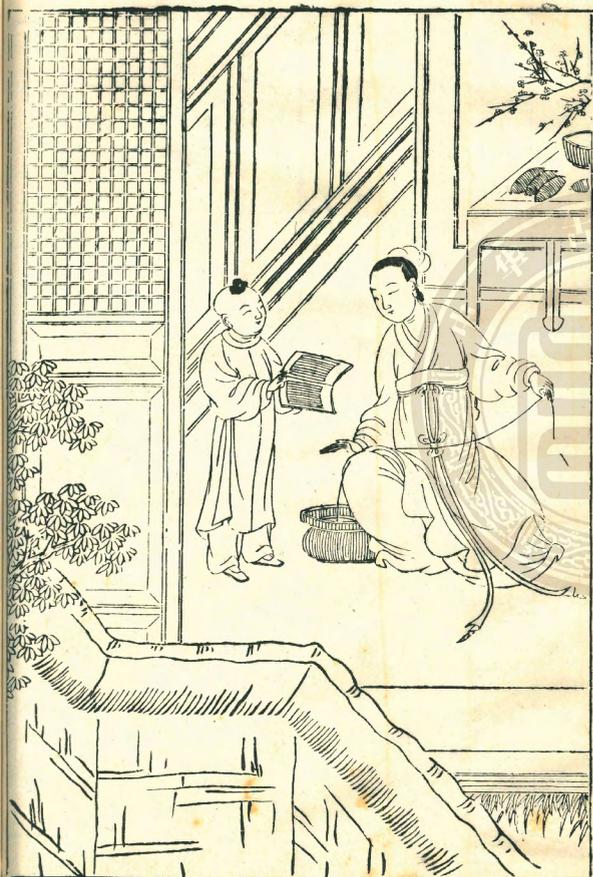
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五年
乃歸未至家見路旁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
若曝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蔭下餐下齋休焉婦人採
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
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
紆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所願卿無有外
意妾亦無淫泆之志收子之齋與笥金秋胡子遂去至
家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乃嚮採桑者也秋胡子慙婦
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忻悅馳驟揚塵疾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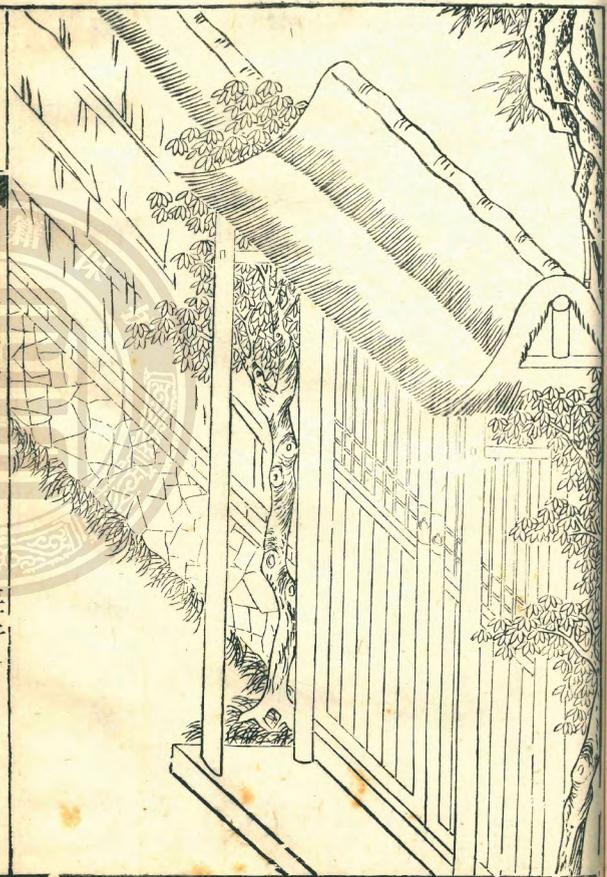
今也乃悅路旁婦人下子之糧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污行也污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亡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投河而死君子曰潔婦精於善夫不孝莫大於不愛其親而愛其人秋胡子有之矣君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秋胡子婦之謂也詩云惟是褊心是以爲刺此之謂也

汪 曰孔子云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君子所爲達不離道而獲遂於人間世也魯秋胡子忘母不孝污行不義孝義並亡潔婦誠料其不遂矣不遂之人豈願以爲夫乎斯言也有合於聖人之指見金夫而飭躬勤蠶桑而供事覩不遂而奚忍望東河而自沉嗚呼烈矣

列女傳卷二

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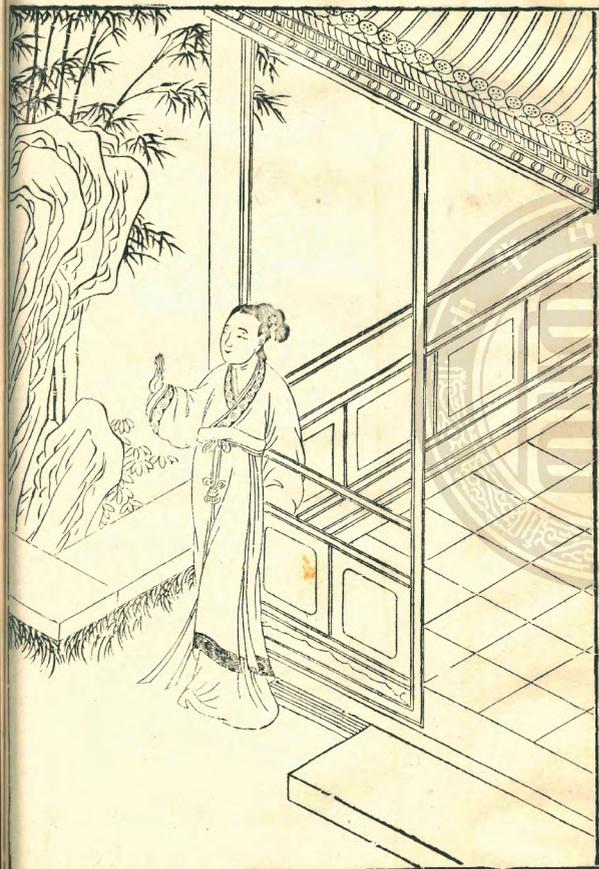




魯寡陶嬰

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爲
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已
之不更二也其歌曰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鵠頸獨
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
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
忘飛鳥尚然兮况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人
聞之曰斯人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嬰寡終身不改君
子謂陶嬰貞壹而思詩云心之憂矣我歌且誣此之謂
也

汪 曰婦人之義從一而終卽無子可依堅志者
尚當不毀其節况以是藐諸孤撫之有成足爲身後
之望夫死猶有不死者存紡績自勞可以制欲可以
聊生雖有賢豪義不更一此陶嬰所爲託黃鵠以見
志也此魯人所爲聞斯歌而不敢復求也世之朝燕
暮秦儋人之爵而不死人之難受人之託而不終人
之事何匹夫婦之不若也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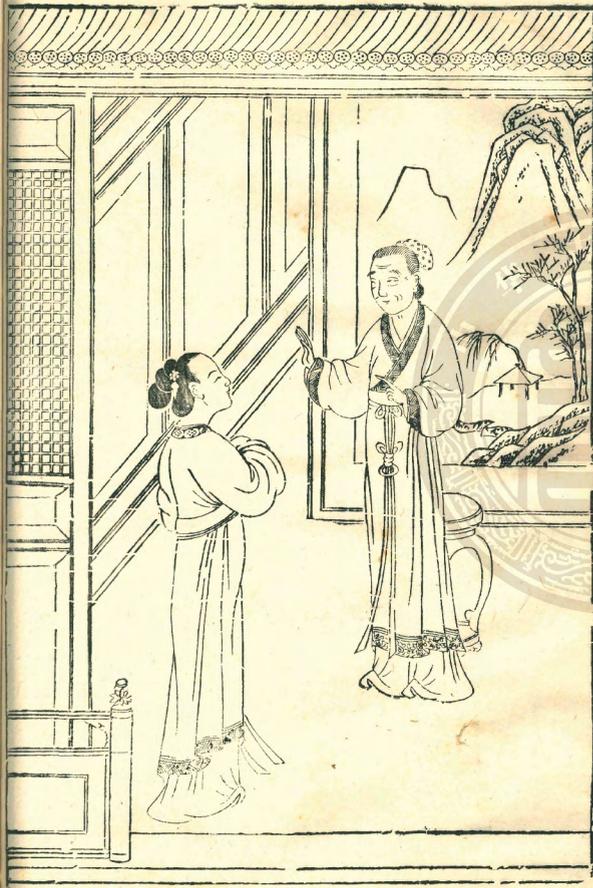


魯漆室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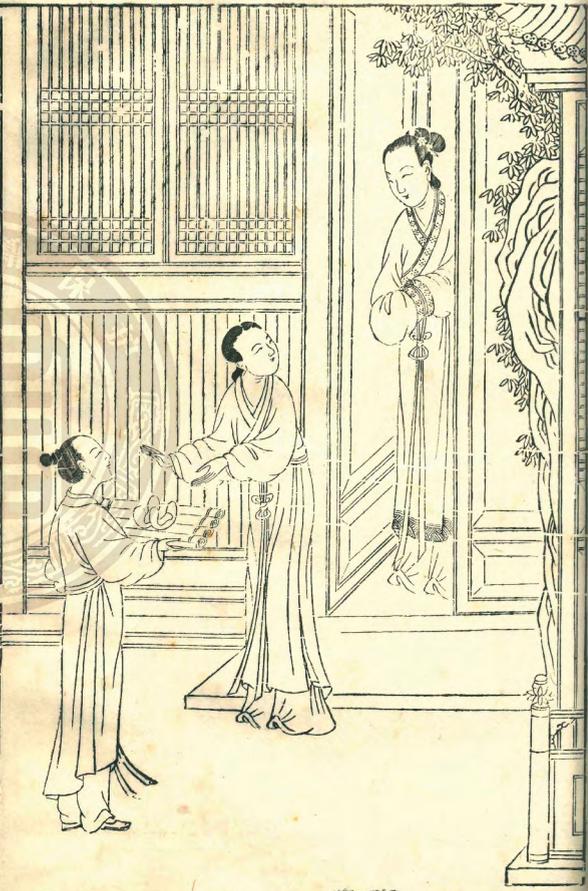
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
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旁人聞之莫不爲之慘者其隣
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吾爲子求偶
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爲有知今無識也吾豈爲不
嫁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
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
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
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債吾兄行之逢霖水出
溺流而死今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

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愚僞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鬪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汪 曰昔有嫠婦不恤其緯而憂宗國之隕漆室女之類也魯當是時公儀休爲相子柳子思爲臣國有君子未覩其亂願以魯君之老太子之幼誠見其有亂萌楚亡猿而林木禍城門火而池魚殃勢所必至則漆室女信爲遠慮匪過計也以一女子而尚懷宗國之憂於此見魯憂國者之衆然在位者莫之省憂而貽一女子之憂於此見魯謀國者之寡



列女傳卷二



宋鮑女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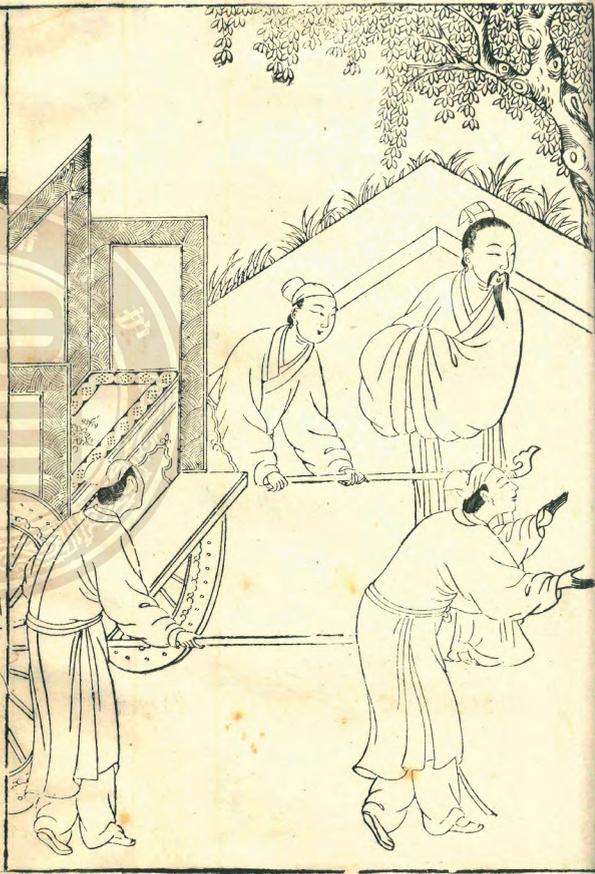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養姑甚謹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愈敬因往來者請問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女宗奴謂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奴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執麻臬治絲蠶織紵組紃以供衣服以事夫室澈漠酒醴羞饋食以事舅姑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豈以專夫室之愛爲善哉若其以淫佚爲心而扼夫室之好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見去夫無一去義

七去之道妬正爲首淫僻竊盜長舌驕侮無子惡病皆
在其後吾妣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爲見棄
之行將安所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之表其閭
號曰女宗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詩云令儀令色小心
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

汪 曰女宗之言善矣其云婦事蚕織羞饋食以
專一爲貞以順從爲正而不以專夫之愛爲善匪明
夫分義深識禮意安能爲是言且謂其夫士也禮宜
有二妻而七去之條妬正爲首是何其待人之恕而
律已之嚴乎善欲其歸於夫則過欲其歸已一言一
行模壺範閨號稱女宗譽不虛矣宋公表厥宅里彰
善而樹之聲識所以風民哉

列女傳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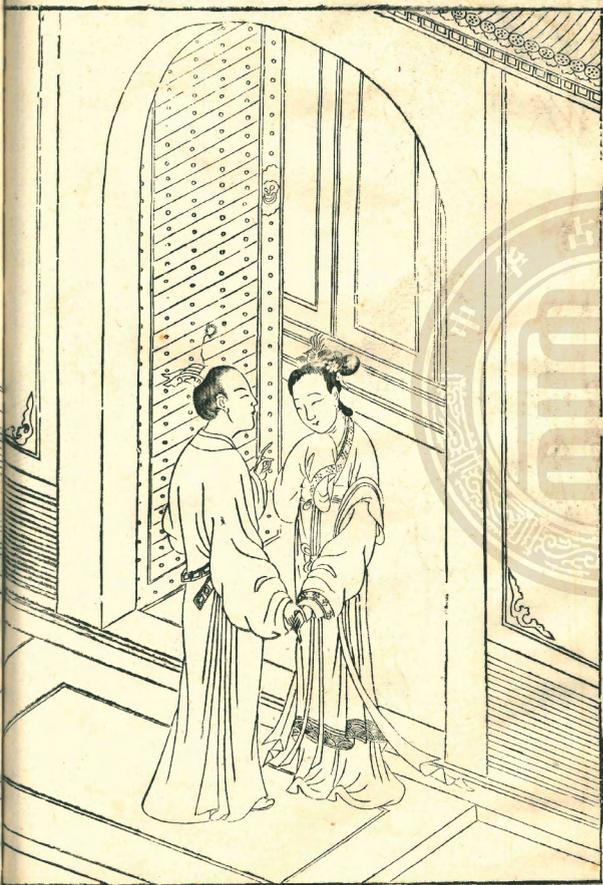
晉文齊姜

齊姜齊桓公之宗女晉文公之夫人也初文公父獻公
納驪姬譖殺太子申生文公號公子重耳與舅犯奔狄
適齊齊桓公以宗女妻之遇之甚美有馬二十乘將死
於齊曰人生安樂而已誰知其他子犯知文公之安齊
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妾告姜氏
姜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聞者吾已除之
矣公子必從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自子去晉晉無寧歲
天未亡晉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貳
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必死於此矣姜曰不可周詩曰

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况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亂不長世公子必有晉公子不聽姜與舅犯謀醉載之以行酒醒公子以戈逐舅犯曰若事有濟則可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豈有饜哉遂行過曹宋鄭楚而入秦秦穆公乃以兵內之於晉晉人殺懷公而立公子重耳是爲文公迎齊姜以爲夫人遂伯天下爲諸侯盟主君子謂齊姜潔而不瀆能育君子於善詩云彼美孟姜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汪 曰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在有晉國者必重耳也乃重耳方以懷安敗名欲死於齊徂二十乘而

不顧夫千乘向微姜與子犯之謀則齊廷有贅壻而中夏無盟主晉之亂亡寧有已時哉惟姜之賢不戀目前之歡而爲永世之慮此重耳之霸業赫然代齊桓而興也



列女傳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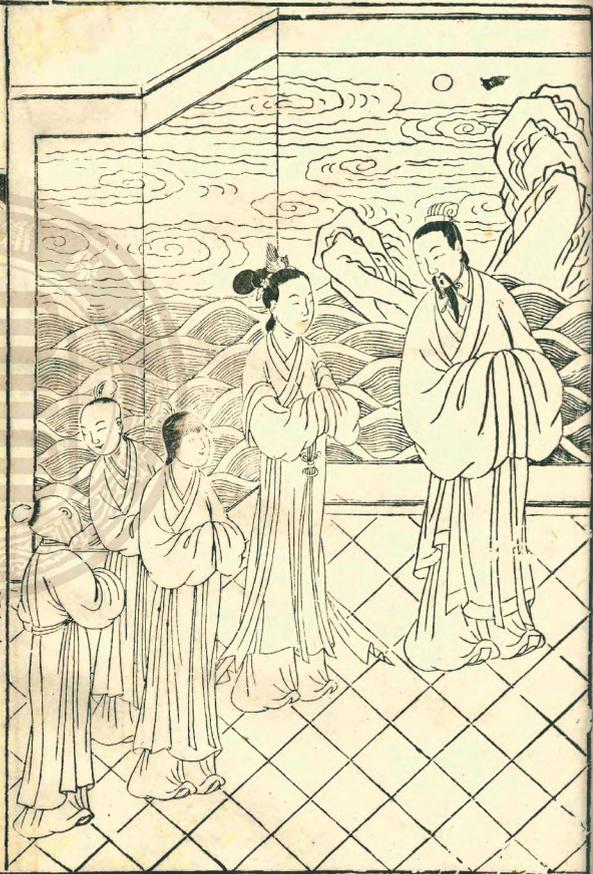


晉圉懷嬴

懷嬴者秦穆之女晉惠公太子之妃也圉質於秦穆公以嬴妻之六年圉將逃歸謂嬴氏曰吾去國數年子父之接忘而秦晉之友不加親也夫鳥飛反鄉狐死首丘我其首晉而死子其與我行乎嬴氏對曰子晉太子也辱於秦子之欲去不亦宜乎雖然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今吾不足以結子是吾不肖也從子而歸是棄君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三者無一可行雖吾不從子也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也子圉遂逃歸君子謂懷嬴善處夫婦之間

汪 曰辰嬴夙事公子圍晉文姪婦也晉文入秦
秦伯歸女五人辰嬴與焉晉文識之甘以此自累而
瀆亂聚麀乃辰嬴恬不知恥奉匱沃盥卑我以求一
中公子歡其於圍也不啻弁髦棄之矣孰云善處夫
婦之間乎乃猶忘其班之卑也行之賤也而欲以其
子求爲晉後亦足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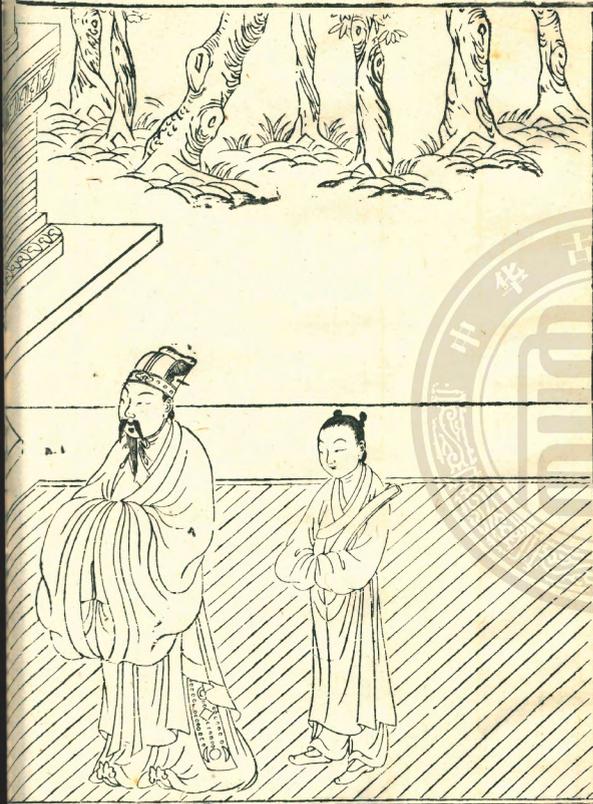


晉趙衰妻

晉趙衰妻者晉文公之女也號趙姬初文公爲公子時與趙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於公子公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及返國文公以其女趙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母而納之趙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舍義好新而媢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侍執巾櫛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况於安新忘舊乎又曰讌爾新婚不我屑以

蓋傷之也君其迎之無以新廢舊趙衰許諾乃逆叔隗與盾來姬以盾爲賢請立爲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婦姬親下之及盾爲正卿思趙姬之讓恩請以姬之中子屏括爲公族大夫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何以至此成公許之屏括遂以其族爲公族大夫君子謂趙姬恭而有讓詩曰温温恭人維德之基趙姬之謂也

汪 曰子餘之勲晉廷之柱礎也旣納叔隗生子盾矣與人同患難安樂而棄之義乎不義乎倘曰卿宜有三妻而緣是得徇君之欲則君之女固非可下人者與其不敢逆而辭於後孰若辭昏於先以成夫婦父子之義向非趙姬之賢恭而有讓則十九年辛勤老婦不免飲恨以就木而宣孟雖忠安能以狄人自致身於晉室青雲之上乎公族大夫之舉報難其稱矣



列女傳卷二

晉伯宗妻

列女傳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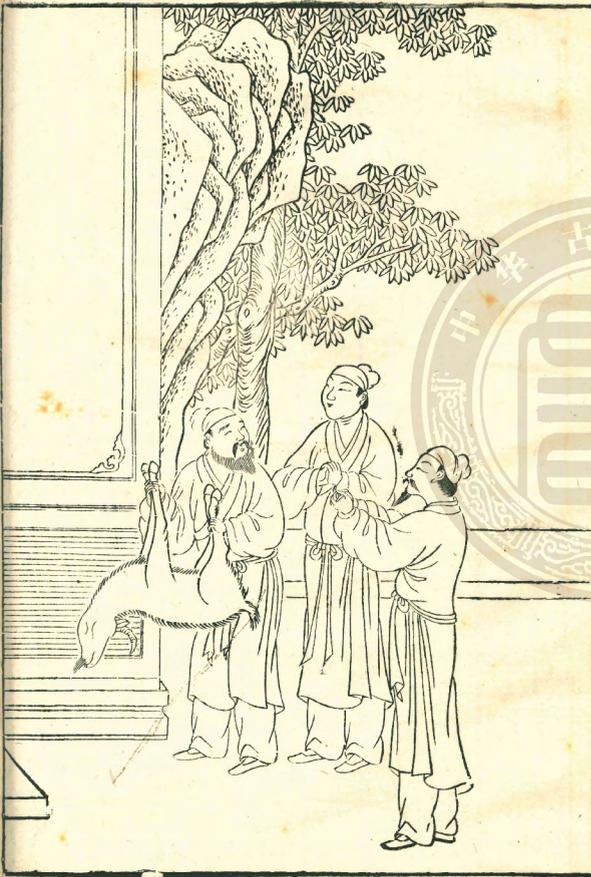
四十六



晉大夫伯宗之妻也伯宗賢而好以直辨凌人每朝筮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愛其上有愛好人者必有憎妬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伯宗不聽朝而以喜色歸其妻曰子貌有喜色何也伯宗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妻曰實穀不華至言不飾今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是以禍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其妻曰諾於是爲大會與諸大夫飲既飲而問妻曰何若對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之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

及子子之仕固不可易也且國家多貳其危可立待也子何不預結賢大夫以託州犁焉伯宗曰諾乃得畢羊而交之及欒不忌之難卻害伯宗譖而殺之畢羊乃送州犁于荆遂得免焉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詩云多將熇熇不可救藥伯宗此之謂也

汪 曰陽子不沒其身智不足稱趙文子所不願爲者也晉大夫以比伯宗伯宗信其人矣伯宗聞言宜以爲鑒而翹然自喜其及於難也宜哉妻有先見而託州犁使有後於荆遂令州犁長爲晉患孰若勸其夫致臣而去自列於編戶躬耕以晦其明則庶幾哉身與家獲全而禍患遠矣名遂而身不退是焉知天道乎



列女傳卷二



晉羊叔姬

叔姬者羊舌子之妻也叔向叔魚之母也一姓楊氏叔向名肸叔魚名鮒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三室之邑人相與攘羊而遣之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於三室之邑是於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爲肸與鮒亨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名曰乾吉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肸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於是乃盛以甕埋壚陰後二年攘羊之事發都更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

發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
羊之事矣君子謂叔姬爲能防害遠疑詩曰無日不顯
莫予云覲此之謂也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之
女美而有色叔姬不欲娶其族叔向曰吾母之族貴而
無庶吾懲舅氏矣叔姬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
而亡一國兩卿矣爾不懲此而反懲吾族何也且吾聞
之有竒福者必有竒禍有甚美者必有甚惡今是鄭穆
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
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髮黑而甚美
光可監人名曰玄妻樂正夔娶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

憐母期忿戾無饜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用不
祀且三代之亡及恭太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爲哉
夫有美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也叔向懼而
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楊食我食我號伯碩伯碩生
時侍者謁之叔姬曰長姁產男叔姬徃視之及堂聞其
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今將滅羊舌氏者
必是子也遂不肯見及長與祁勝爲亂晉人殺食我羊
舌氏由是遂滅君子謂叔姬爲能推類詩云如彼泉流
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叔姬之始生叔魚也而視之曰
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

以賂死遂不見及叔魚長爲國贊理邢侯與雍子爭田
雍子入其女於叔魚以求直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
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
者遂族邢侯氏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叔魚卒以貪死
叔姬可謂智矣詩云貪人敗類此之謂也

汪 曰聞文子之於椒也生而前知其不善世遂
以爲性不善之證叔姬之於鮒也食我也亦然匹婦
之明乃與偉丈夫爭烈哉洵足嘉也然知其不善而
終不能化之使不爲惡則以天定勝人有末如之何
者矣

